

# 年度好书出炉,“谁”看见了“谁”?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岁末年初,来自各类出版机构、媒体等的年度图书榜单出炉。有老牌的,如深圳读书月的“年度十大好书”;也有初来者,如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的第一届刀锋图书奖;也有资深书评人个体,如绿茶今年开始以“绿茶书情”名义做的独立好书榜。

2006年起,绿茶便应邀参与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工作,之后十几年每年都参与。“好书榜单已经不单单是一份榜单,更是另一种期待和文化盛会。”绿茶见证了这十几年好书评选的各种类型,他热衷于此,“每个人通过彼此的分享、推荐和互动,哪怕是争吵,都有收获和激荡。”

好书总能找到喜欢他的读者。“好书榜不仅对读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于作者、编者、出版方都有激励意义。”绿茶认为,每一份榜单都有其独特价值,对于阅读推广和分享,有着引导和促进意义。

## 让好书凸显价值

好书榜出炉过程是繁复的,以深圳读书月的评选为例,会先筛选出100种,从中再筛选出30种,最终评选出10种。

不少出版机构也会在年终评选出自家一年里最优秀的图书。其中,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著名老牌出版机构推出的榜单很有分量。

连续举办九届的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评选,在往年基础上,今年做了优化,分为学术和大众两项榜。

商务印书馆今年有1200多个出版品种,先经过内部筛选出100本入围书单,每位评委可以提前选10本书来读。评选当天上午,各个分馆的编辑有90秒荐书时间。下午是评委分享环节,不同评委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对不同类型的书做点评。

“有些书经由专业点评后,无形中坚定了一些选择,也打消了一些纠结。”绿茶表示,“我喜欢带有鲜明立场,并且对好书有要求的榜单,而不是人云亦云。”

2010年,豆瓣读书首次以日记形式发布年度最受关注图书榜(虚构类、非虚构类各10种),这是年度榜单的雏形。2015年,“豆瓣年度读书榜单”首次发布,在读者和图书行业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我们的榜单是基于豆瓣用户的图书标记数据,依据评分、人数组和时间等多种因素综合得出的结果。”豆瓣读书运营负责人阿碧称,参与者不仅有豆瓣读书团队,还有设计、算法、开发等众多支持团队。

## 让更多人阅读和关心书写

供职上海某出版机构的图书编辑小七曾对

各类图书榜单心存疑惑。“如今,我太欢迎文学类榜单了,希望它们越来越多,越做越好——在海量新书里淘选出优质的作品,为读者省心,为作者助力。”做了4年文学编辑之后,小七对图书榜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榜单让好书真正被看见,有机会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这是很多年轻、有才华的作者走向读者的第一步。”同时,司职图书营销的小飞也表示,“入选榜单自然是工作的认可”,但不必太看重,毕竟没有一个榜单是面面俱到的。如绿茶所说,“所有的好书榜,都不免带有主办方的立场,评委们自然会在主办方制定的规则下进行评选。”

近年,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开始进入图书出版领域。其图书负责人雷军告诉记者,“今年我们的图书上了两种不同的榜单:《非自然死亡》销售超20万册,进入2021当当好书年终榜单;非虚构故事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有着较强的文学和社会属性,入选豆瓣读书、新浪图书评选等多个2021年度的榜单。”

“品质好但是销量一般的图书,就希望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这样才会更有动力去坚持做好内容。”雷军表示,不过,该机构出版的悬疑畅销书很少进入书评人的视野。

不同的榜单呈现出不同的气质。外界指出豆瓣榜单体现出平台强烈的“知识分子气”。对此,阿碧认为,这是豆瓣用户对真知的追求,既关心具体的个人,亦胸怀广阔的世界。“我们希望将更多优质新书推荐给更多人,让更多人阅读和关心当代的书写。”

## 期待更多的“野生榜单”

林菲(化名)是一位资深编剧,其参与创作的电视剧斩获不少大奖。“这两年读了不少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史方面的书”,闲暇时读书则会随心所欲,文学、心理学、历史等都会涉猎。

她关注亚马逊、诚品、当当、多抓鱼等的图书榜单,“一些媒体机构和公众人物的荐书也会购买”。

从个人角度来说,小飞推荐关注“那些不同榜单的压线‘选手’们,或者那些不是榜单常客的生客们,这些书可能更体现了这个榜单的趣味”。小七认为,“野生榜单”是主流之外的另一种重要声音。“比如某些自媒体的年度阅读榜单,虽然分类上并不严谨,但很多时候也有相当不错的水准和影响力。”

“看到本土原创小说落榜,会有巨大的失落。”资深图书编辑罗丹妮留意到,国内的原创小说、诗歌步履艰难。“这些原创作品需要关注、被看见、被阅读,而不是被刻意地忽略,被盲目地标签。不是非要把它们提到一个多高的位置上,只是期待更多人能看一看、读一读。”

被忽略被遮蔽的好书如何被看见,更多的“野生榜单”应是一种期待。这也正是绿茶“做一个带有更多个人趣味的好书榜”之初衷。

“力图跟大多数好书榜有些差异性,为好书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尽管当下的榜单还没有揭晓,但绿茶充满期待,“希望这份好书榜有不一样的声音,而不是大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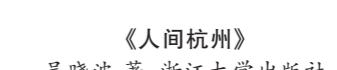
## G 新书榜单

### 历史文化中的城市与沙丘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陈正祥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享誉国际的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的代表作,兼具现代地理科学的专业视角和宏阔的历史视野。作者纵论中国大地上的大江大河、名城古迹,展现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时代变迁及相互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塑造。



《人间杭州》  
吴晓波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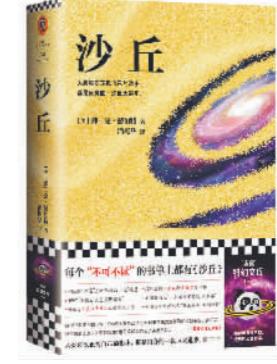
本书是作者“与一座城市的记忆”。这座城市没出过深刻的哲学家、苦难的诗人甚至悲剧性的作家,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用“浮萍”来形容它。它不够废墟化,没有悲壮的屠城史。“偏安”是它的宿命,也戏剧性地构成了城市的个性。



## 沙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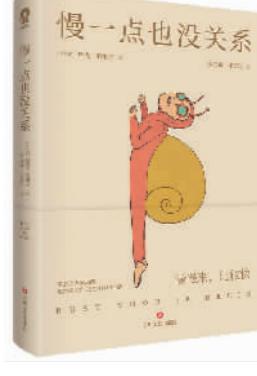
[美]弗兰克·赫伯特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伟大的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传奇代表作。在行星厄拉科斯——人类梦寐以求、竞相抢夺的“香料”产地,上演着权术与背叛、恐惧与仇恨、希望与梦想的故事。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少年保罗在这里抗争着他的宿命。



《慢一点也没关系》  
[比利时]吕克·斯维宁著  
常江涵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著名社会心理治疗师吕克·斯维宁博士指出,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偶尔让大脑处于离线模式是非常必要的。本书给出了14个大脑“离线”的日常技巧,帮助我们以积极的方式处理压力,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晓阳)



### 不能白来一遭

零露

“这几天,杜鹃特别的多,直到深夜还不住的啼唤;老想问它们,三更半夜的唤些什么?”这是老舍先生在1942年的一篇随笔里写下的。翻看那些文字,领略一份深情,《有家可回》这本书,浸满了老舍对生活的热爱。

“赶到雨已停止,特别是天上出了虹彩的时候,总要到院中看看。”对平常事有所感悟,对趣事有所行动,这是老舍。人如若很穷时,依然肯爱,一定很美。

老舍一岁时父亲亡故,之后的生活靠母亲缝衣洗衣维持。可他没有因为苦难而泯灭了对美的追求,这本《有家可回》是老舍对生活之美的聚集。

“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里外包着绿苔,至少有五六十岁。泥是由黄河拉来的。水用趵突泉的。只是藕差点事,吃剩下来的菜藕,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菜藕也不好意思了,长吧,开花吧,不然对不起人!居然,拔了梗,放了叶,而且开了花……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

“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蓝天下很暖和安适的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这种境界无关财富,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享受。这是老舍的可爱!

这本书最可爱的内容要数老舍家小院子里的那些事儿。“你以为雨已过去好久,可以平安无事了,哼,偏有那么一滴等着你呢!要是瘦子,它准落在脖子正中那个骨头上,溅起无数的水星;要是胖子,它必会滴在那个肉褶上,而后往右流,成一道小河……”

院子里除了趣味满满,还有情意绵绵,他对于家庭的爱恋和思念时常流于笔端——

“怕笔尖干了,连连沾墨。写几个字,抹了;再写,再抹;看一会儿桌上头小儿女照片,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爸的生日,今天!’”

从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老舍求学、工作、半生漂泊。北平、济南、青岛、伦敦、新加坡、纽约……都曾是他的家。凡居住一地,他多少都会留下文字,或是记录当地的风物,或是描述所见所闻,而后把这些嵌入到小说里。总之,他不能白住!对于生命,他也是这个态度,不能白来这世界一遭,笔墨伴随着他把生命的体验都一一写了下来。

一个对他乡和故乡都深爱的人,定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 《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发布

本报讯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根据报告,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整体规模有所下滑,但从总的情况看,发展的基本面仍然保持稳定,其中,主题图书影响力显著,而数字化业务继续保持了增长的态势。

2000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6776.3亿元,年率降低11.2%;在52种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的图书中,主题图书占比达30.8%,年率提高6.4个百分点。

全国图书品种新版较2019年降低5.0%。按照社科人文、科学技术和综合三大类内容划分来看,全国出版社人文类书籍33.1万种,降低4.0%,占书籍品种总数的81.8%;科学技术类书籍6.9万种,降低1.6%,占17.1%;综合类书籍0.4万种,增长12.8%,占1.1%。

与此同时,数字化业务收入保持增长。2020年,数字出版收入11781.7亿元,增长19.2%。

(欧阳)

## 形而上的文学阅读

李洛

我一向不太认同“文学已死”的说法。

文学精准的定义我不太清楚,按照一般的理解,大概是以文字、语言来讲述的艺术,诸如小说、戏剧,以及诗歌、散文之类。以此观之,现在的文字叙事,比如网络文学,点击、阅读量之高,说拥趸遍布九州四海,绝非夸张之词。

这种论调的另一种说法,是“纯文学已死”。这也真是一个我不太明白的东西。何为“纯文学”?是那些被评论家认可的文字吗?如果是,那么,被很多读者追捧的文字算什么?大众文学?流行文学?这些东西怎么界定不是“纯文学”呢?

不过,自诩为“纯文学”的那些东西,自身日子不好过似乎是有其实的,像那些挣扎着过日子的“纯文学”刊物,的确有点半死不活的意味。

然而,即便如此,轻言“已死”也不是靠谱的叙述。仅从书籍,即便是纸质书籍的市场状况看,就可以对这种想当然的独断嗤之以鼻。以头部网上书店资料来看,销售榜单上销量不菲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文

学作品,而且还是那些划分“纯文学”范畴的大神可以接受,甚至倍加推崇的书籍。比如《活着》《百年孤独》等。

不过,说到当下的年轻人对文学经典犯怵,倒也真。现实生活中,本人就时常遇到“经典名著”读不下去的感叹者。背后的原因为,据专家调查,在冗长的“絮絮叨叨”之外,那些情节不太吸引人的故事,硬着头皮读完之后,完全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

这样的情形,可能是由衷之言。

以《红楼梦》为例。大师们对人物、场景栩栩如生的文字赞口不绝,这当然没错。书中对“大观园”内情趣生活和人物习性传神的表达,也是满处的神来之笔。问题是,那些雅致且很有情调的人和事,真的很有韵味吗?

宏观上看,曹雪芹未必认同。袭人的理想是宝玉的通房大丫头,薛宝钗和林黛玉精心谋划做宝玉夫人,王熙凤机关算尽的追求是什么呢?这样的人生追求有意思吗?

只有宝玉,一直想反叛大观园一众角色醉心的美好生活。这个反叛者,不应该是曹雪芹吗?遗憾的是,鉴于时代局限的原因,作者没有找到出路——出家的逃避并不是出路。

作为阅读者,文学作品(即便是小说)的阅读,你必须有形而上的思考和取舍,否则,很多经典著作都会“很难看”。

由此,我们在翻读小说的时候,必须得有超越具体描述的,整体的形而上的思考和辨识,特别是在阅读经典的时候,在抵达最后一页之时,内心里得有整个架构层次的审视,或者退一步,至少也得有点超越具体故事的感悟……

正因如此,那些振聋发聩的经典推介才会反反复复涉及超越作品的人类命运之思,才有抽象(形而上)的存在意义纠结。

只有当我们用形而上的视野去鉴赏文学经典的时候——这需要更宽厚的背景知识——才会发现经典的精彩和诱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裹脚布一样的大部头书籍。

反过来,如果仅停留在单纯的故事上,收获必然有限,像《平凡的世界》,如只是将其当作励志的文字来翻阅,以偏见见,那还不如不读。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习惯了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追问的好奇心有些枯萎了……

也许,死亡的不是文学,而是我们的阅读功力。



《春花三种》钱维城 [清] 绘